

东生态书系·外国文学典藏

WORLD
CLASSICAL
LITERATURE
COLLECTION

十日谈



THE DECAMERON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[意]卜伽丘 著
王晶 陈小慰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日谈/(意)卜伽丘(Boccaccio, G.)著;王晶,陈小慰译. -
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80640-741-3

I.十… II.①卜…②王…③陈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意大利-中世纪 IV.I546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6674 号

十日谈

作者:[意]卜伽丘 著 王 晶 陈小慰 译

责任编辑:刘 磊

出版发行: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

邮编:350001

发行部电话:0591-7536724

印刷:福州市晋安文化印刷厂

邮编:350012

开本:780×980 毫米 1/16

字数:670 千字

印张:31.75

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741-3/1·468

定价:2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出版说明



外国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，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。我社自1990年起开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已渐成规模。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求新求变求美的需要，让海峡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众多的版本中脱颖而出，我社决定在已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基础上，增加一批新品种，以“纸生态书系·外国文学典藏”的丛书名推出。新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使用功能和装帧印制上都力求创新，具有以下显著特色：

一、采用异型16开本，凸显纸质出版物品味，美观大方。

二、请名家设计封面，构图庄重典雅，赏心悦目。

三、内文用5号细圆体印刷，并加适当修饰，版式活泼秀丽。

四、增加相关链接和阅读手记两大板块。相关链接的内容包括该作家的其他作品精彩片段、该作家小传、该作家及作品评论和部分同时代作家风格相似的作品精彩片段。阅读手记留白，给读者以品评赏读即兴发挥的空间和乐趣。

愿“纸生态书系·外国文学典藏”能得到您的喜爱。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2002年10月

纸生态书系·外国文学典藏
第一辑 (26种) 书目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. 简·爱 | [英] 夏洛蒂·勃朗特著 | 20.00元 |
| 2. 呼啸山庄 | 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著 | 14.00元 |
| 3. 复活 | 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著 | 20.00元 |
| 4. 包法利夫人 | [法] 福楼拜著 | 16.00元 |
| 5. 茶花女 | [法] 小仲马著 | 12.00元 |
| 6. 鲁滨逊漂流记 | [英] 笛福著 | 14.00元 |
| 7. 傲慢与偏见 | [英] 简·奥斯汀著 | 16.00元 |
| 8. 漂亮的朋友 | [法] 莫泊桑著 | 14.00元 |
| 9. 交际花盛衰记 | [法] 巴尔扎克著 | 22.00元 |
| 10. 爱玛 | [英] 简·奥斯汀著 | 16.00元 |
| 11. 上尉的女儿 | [俄] 普希金著 | 14.00元 |
| 12. 安娜·卡列尼娜(上、下册) | 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著 | 38.00元 |
| 13. 欧也妮·葛朗台 高老头 | [法] 巴尔扎克著 | 16.00元 |
| 14. 巴黎圣母院 | [法] 雨果著 | 20.00元 |
| 15. 红与黑 | [法] 司汤达著 | 20.00元 |
| 16. 赫克贝里·芬历险记 | [美] 马克·吐温著 | 14.00元 |
| 17. 汤姆叔叔的小屋 | [美] 师陀夫人著 | 20.00元 |
| 18. 堂吉珂德(上、下册) | [西班牙] 塞万提斯著 | 36.00元 |
| 19. 双城记 | 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著 | 16.00元 |
| 20. 基督山伯爵(上、下册) | [法] 大仲马著 | 55.00元 |
| 21. 飘(上、下册) | [美] 玛格丽特·米切尔著 | 48.00元 |
| 22. 十日谈 | [意] 卜伽丘著 | 29.00元 |
| 23. 巨人传 | [法] 拉伯雷著 | 20.00元 |
| 24. 红字 | [美] 纳撒尼尔·霍桑著 | 14.00元 |
| 25. 九三年 | [法] 雨果著 | 16.00元 |
| 26. 三个火枪手 | [法] 大仲马著 | 29.00元 |

《十日谈》的第一天由此开始。首先，作者对10个青年相聚的缘由作了说明。随后，在潘碧尼娅的主持下，大家任选话题，每人讲了一个故事。

各位温婉的小姐，我深知你们个个都是天生一副软心肠，然而，你们一翻开这本书，就要看到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场索命的瘟疫。那些触目惊心的场面，那些不忍卒听的哀号，对于当时亲临其境的每一个人，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。各位小姐一定认为，这故事的开头未免太沉重太凄惨。不过，你们要是以为抱着这本书，除了叹息就是流泪，吓得就此打住，不敢再往下读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本书的开端虽然令人望而生畏，却好比一座险峻陡峭的高山，山那边是一马平川，只有经过艰辛的攀援，才能领略到平原的美丽风光。所以，对于攀登者来说，越是山高，就越是快乐。乐极固然生悲，殊不知苦尽也有甘来。

其实这只不过是短暂的愁苦（我说短暂，是因为只有寥寥几页）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甘甜和欢欣，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。要是我不在事先加以说明，你们凭着这样凄惨的开篇，是断然猜不到后面满是欢声笑语的。说实话，我真不愿意累你们这样艰难跋涉，可是又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因为你们在书中将要读到许多故事，我必须把这些故事产生的背景向你们交代清楚。可以说，我用了这样的方法开头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就在上帝之子降生后的第1348年^①，全意大利最高贵最繁华的城市佛罗

^① 当时佛罗伦萨每年不以1月1日开始，一年的第一天为3月25日圣母领报节，因天使在这一天向马利亚传报耶稣将通过她成胎而降生。

伦萨遭受了一场致命瘟疫的浩劫。关于这场瘟疫的起因，人们各有不同的说法，有人说是天体的影响，也有人说是人类恣意妄为，明辨是非的天主动了怒，为惩罚我们而降灾难于人间。这场瘟疫先在东方开始滋生，短短几年就夺去了无数生命，又迅速地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，一路西去，势不可当，最终不幸传遍整个西方。面对来势凶猛的瘟疫，素来聪明智慧的佛罗伦萨人竟束手无策，一筹莫展。该做的事都做了：大量的垃圾由专人清除到城外去，任何病人不得进城，还颁布了大大小小的健康条例，此外，虔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仪式，或是以其它形式，千遍万遍地祈祷，苦苦哀求天主开恩，始终也没有见到任何成效。到了那一年的开春，奇特的病症终于出现了，一场大难降临了。

在东方，传染上瘟疫的病人一流鼻血，就必死无疑，而这里却另有一种症状。不论男女，染病之初都呈现出相同的症状，先在腹股沟或者胳膊窝下鼓起一个肿块，大的可以长到一个苹果那么大，小的也有鸡蛋大小，这种肿块被叫作“疫瘤”。很快，致命的“疫瘤”就从那两个部位开始扩散，逐渐蔓延到全身的各个部位。这以后，症状又变了，病人的四肢和身体的其它各部位都陆续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，有的大些，东一块西一块的，也有的小些，密布全身，不论大小，它们都跟“疫瘤”一样，是死亡的预兆。

再高明的医生，再神奇的药物，碰上这种怪病，也都无力回春。也许这种病本来就是不治之症，也许是由于医生的医术浅薄，查不出真正的病因，因而无法对症下药。这也难怪，当时有许多毫无医药知识的男女，居然也混在受过训练的医生中间，行起医来了。总而言之，能侥幸治愈的病人真是凤毛麟角，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上述症状的3天后就送了命（有的死得更快，有的能多挨一些时光），多数人没有发烧或是其它症状。

这种病来势凶猛，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，就染上了病，正如干燥或者涂了油的东西，一靠近烈火，立刻熊熊燃烧起来。更糟糕的是，不要说和病人相处或交谈会染上这不治之症，落个同病相怜，就是碰一碰病人穿过的衣服和摸过的东西，也会立即沾上瘟疫。

说来也许你们不信，其实，这些事情，要不是我和许多人亲眼所见，就算是从最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，我也不敢相信，更别说把它写下来了。这么说吧，这一场瘟疫传播起来真是骇人听闻，它不仅通过病人传染给健康的人，就连牲畜也难幸免，只要接触过病人或死人的衣服，往往就染上瘟疫，要不

了多久就死了。前面说过，有许多事是我亲眼所见，有一天，我就看到这么一件事，一个穷人病死了，他的破衣烂衫被人扔到大街上，这时候，来了两头猪，习惯地用鼻子在这堆破衣服上拱来拱去，然后又把衣服叨起来，甩来甩去，不多一会儿，这两头猪像中了毒似的浑身抽搐，再过了一会儿，就一头栽在那堆倒霉的衣服上，咽了气。

那些侥幸活着的人，常常看见诸如此类的事情，或者比这更糟糕的惨景，于是变得惊恐万状，不近情理，几乎人人在这件事上都保持一种相当冷酷的态度：凡是病人和病人的物品，一概避之犹恐不及，以为这样一来，自己的健康就可以保住了。

有些人以为，要是清心寡欲，生活有节制，或许能躲过这一场瘟疫。于是他们结伴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，住进没有病人的洁净房子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成天佳肴美酒，却总是适可而止，绝不肯过量。他们对外面的灾情不闻不问，只是听听音乐，或是费尽心机找些乐子，借此消磨时光。

另外一些人的说法恰巧相反，他们认为，对付瘟疫最有效的办法是豪饮狂歌，及时行乐，尽情逍遥于尘世之外。他们说到做到，拼命享乐，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，日以继夜地纵酒狂欢，甚至任意闯入民宅，姿意妄为。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，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在劫难逃，谁也顾不得自己的财产了，所以大多数的民宅竟成了公共财产，哪一个过路人都是可以大模大样地进进出出，好像他是房子的真正主人。不过，无论他们怎样横冲直撞，见了病人还是退避三舍，敬而远之。

浩劫当前，佛罗伦萨城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，因为神父也好，执法官也好，一样不能幸免，他们病的病，死的死，没病没灾的也找不到一个手下人来执行公务。如此一来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。

还有好多人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。他们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饮食，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放荡不羁，醉生梦死。他们也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但注意做到适可而止。他们不像别人那样足不出户，而是常到外面走走，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各种花草或是香料，不时放到鼻子前面去嗅一下，提神醒脑，驱除空气中弥漫着的病人、药物和尸体那恶浊的臭味。

更有一些人，竟提出一种冷酷无情的观点，也许对他们自己来说，这是比较安全的办法。他们说，这种瘟疫根本无药可治，惟一的办法就是远走高飞。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，那些只顾自己安危的男男女女，纷纷舍弃城市、

家园、亲人和财产，远逃他乡，至少也躲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去，仿佛当初天主盛怒之下降到人间的瘟疫，只能惩罚那些留在城里的人。或者说，他们以为佛罗伦萨的末日已到，没有逃出来的人都要与城市同归于尽了。

人们各执己见，莫衷一是，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的人统统死光，也不是个个都保住了性命。倒是那些抛家弃子的，有不少病倒异乡。由于他们没病的时候，就立下了坏榜样，对那些病人不闻不问，一旦他们自己病倒了，自然也遭人遗弃，无人照料，奄奄待毙。

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人们你回避我，我回避你，邻里之间互不照应，亲戚之间几乎断了往来，即使见了面，也离得远远的。这场瘟疫闹得人心惶惶，以致于哥哥舍弃弟弟，叔伯不认侄子，姊妹丢下兄弟，甚至妻子离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。最骇人听闻的，是连父母都不肯好好照料自己的子女，就好像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。

因此，许许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没人照料，偶而有几个朋友，出于慈悲，来家中帮一点忙，不过这种情况很少；偶而也有些仆人，看到干这种活只要胡乱敷衍一下就能赚大钱，起了贪心，肯来服侍病人，但也是少而又少，而且多半是些笨手笨脚的男女，不懂得看护，什么事也不会做，除了传递东西给病人以外，就是守在病人身边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咽气了。这些仆人，往往最后也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，赚来的钱也成了身外之物！

由于染病的人得不到邻居和亲友的照料，仆人又这样难雇，佛罗伦萨城居然出现了一种怪现象：那些贵妇人和千金小姐，就算平时再美貌、再娇贵，一旦染上瘟疫，也无所顾忌了。她们雇了男子做贴身仆人，不管年老年少，一概不避讳，只要病情需要，自己身体的什么部位都敢裸露出来，只当眼前是一个女仆。这场灾难过后，那些幸存下来的女人，就不如从前那么洁身自好了，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。

那些得病的人缺乏应有的照料，瘟疫的来势又这么凶猛，城里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，那情景听人说起都毛骨悚然，更不用说亲眼目睹了。迫于形势，那些侥幸保全了性命的人，不得已采用了一些和旧习俗背道而驰的做法。

按照历来的习俗（现在还是如此），哪一家死了人，亲友邻居纷纷上门吊唁，女眷们来到房子里，陪着死者家里的女人掉眼泪，那家的男人、男邻居和别的市民都不进屋，一起聚在门外。还要请神父到场，神父人数的多少，

主要看死者的身份而定。灵柩由死者的同辈人抬着，送葬的队伍手执蜡烛，唱着挽歌，又庄严又气派，一路缓行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。但是由于瘟疫日渐猖獗，这习俗已经几近废除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风气。病人临终时，不但没有女人围绕在床边，往往连咽气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在场。肯为死者洒一掬眼泪的亲戚更是难觅，那些人全都不见了——他们正不知在什么地方打闹嬉笑，寻欢作乐呢。女人本来是天生的软心肠，可是现在为了保命，竟不惜违背自己的本性，跟着这种风气走。

下葬的时候，要是10来个邻居去教堂送行，那是非常稀罕的事，而抬棺材的不是什么体面正派的市民，却是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所谓掘墓人。他们只管拿钱干活，所以总是抬起尸架，拔腿就走，往往不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，而是送到最近的教堂就草草了事。在他们前面走着五六个僧侣，手里有时还拿着几支蜡烛，有时一支都不拿。一看到空的墓穴，就叫掘墓人把尸体扔进去，也不费那份心思，一本正经地举行什么葬礼了。

平民百姓以及大部分的中产阶级，他们的处境就更悲惨了。这些人因为没有钱，还有的因为心存侥幸，多半留在家里，或者就呆在附近，结果病倒的每天数以千计，又因为无人照顾，这些人全都难逃一死。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人们都能看见路人纷纷倒毙在马路上。还有许多人死在家里，直到邻居们闻到尸体腐烂发出的臭味，才发现他早已死了。

在佛罗伦萨的街头，尸体横陈，触目皆是。哪家死了人，周围邻居通常都用相同的办法处理：找得到脚夫，就叫脚夫帮忙，找不到脚夫，就自己动手，把尸体拖出去，放在大门外。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恻隐之心，而是害怕腐烂的尸体传播瘟疫。每天天一亮，到大街上走一遭，就会看到家家户户门前堆满了尸体。然后，这些尸体被放到尸架上抬走，尸架不够时，就用木板来抬。每具尸体占用一个尸架的做法已经难以维持，一个尸架往往要装上二三具尸体。夫妻、父子、兄弟、或者几个亲戚合用一个尸架，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。至于两个神父手拿十字架走在前面，一帮脚夫抬着三四个尸架在后面跟着，这也是街头一景，屡见不鲜。常常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：神父打算为一个人举行葬礼，却来了六七具尸体，有时甚至更多。况且，人死了以后，也毫无哀荣可言，没有眼泪，没有蜡烛，更没有亲友来送葬。那个年代，人情淡漠到了如此地步，死一个人就像现在死一只羊，不算一回事。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：有些人，平时很精明，偶尔碰到不顺心的事，总是耿耿于

怀；而现在，经历了这场空前的浩劫之后，连头脑最简单的人，遭到一些坎坷，也都能泰然处之了。

每天，甚至每小时，都有大批尸体运到全市的各个教堂。如果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，每具尸体单独占一个墓坑，教堂墓地显然容纳不下。等墓地全葬满了，只好在周围掘一些长长的深沟，把后来的成百具尸体抛下去，就像往船舱里堆货物一样。这些尸体层层叠叠地堆在坑里，每层上面洒上一点泥土，直到把整个坑填满为止。

城里的凄惨景象一言难尽，我还是谈谈其它地方的情况吧。席卷佛罗伦萨的这场瘟疫，也殃及了附近的乡村。郊外的城镇就不用说了，和城里情况一样，只是规模小一些罢了。在冷落的村子里，荒僻的田野中，穷苦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也纷纷病倒，他们缺医少药，无人照料，每天每夜都有人倒毙在路上、田里，或者家里。他们死了，不像是死了一个人，倒像是死了一头牲口。

因此，他们也像城里人那样，自暴自弃，丢下家产，不问农活。有些人干脆坐着等死，不肯劳动，成天尽情挥霍，从前勤勤恳恳种庄稼，精心饲养牲口，辛辛苦苦积攒下来一点家产，现在再也不过问了。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，没人来收，也没人来割，于是，牛羊、驴子、猪、鸡、甚至人类最忠实的朋友——狗，都被赶出了圈栏，在田里到处乱跑。许多牲口就好像有灵性似的，白天在田里吃饱了肚子，天色一黑，也不用牧人来赶，都会自动回到主人家。

我们暂且抛开农村，再说城里吧。其实，也没有多少可说的了。只能说苍天亦无情，人类也残忍，一则由于瘟疫肆虐，二则由于人们害怕传染，对病人弃之不顾，总之，据说佛罗伦萨城里，在3月到7月这段时间里，就死了10万人以上。在这场要命的瘟疫发生之前，谁也没想到过城里竟住着这么多人。

唉，多少巍峨的宫殿、豪华的深宅、高贵的府邸，一向人丁兴旺，绅士淑女济济一堂，现在却十室九空，连一个仆人不剩了！有多少名门望族，憾然留下显赫的姓氏和巨大的家业，却无人继承！有多少英武的男子、美丽的姑娘、可爱的少年，不用说请教那些普通医生了，就连盖伦和希波克拉

底^①，或是埃斯科拉庇俄斯^②，见了都会夸他们身体健康，这些人早晨还和亲朋好友一起共进早餐，到了晚上，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他们的祖先吃晚饭了。

这一幕幕人间惨景，回顾起来，让我觉得十分心酸，不提也罢，我还是来讲讲另一件事吧。当时，城里的居民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整个佛罗伦萨几乎成了一座空城。我后来听到一个可靠的人说，在一个礼拜二的早晨，庄严的圣马利亚新教堂里冷冷清清，只有7位年轻女子。她们是来做弥撒的，个个身着一袭黑衣，无异是这年头最合适的打扮。她们几个人不是亲朋好友，就是街坊邻居。年纪最大的不过28岁，最小的只有18岁，个个出身名门，秀外慧中，端庄典雅，谦和温柔。

出于慎重考虑，我姑且隐去她们的真实姓名，因为我在这里要叙述她们讲到的和听到的那些故事，我不愿意将来有一天，害得她们为此感到不好意思。我们现在的习俗中，清规戒律又多起来了，而在当时，不但像她们那样的年轻姑娘，就连中年妇女，也都是相当不拘小节的。至于产生这种风气的原因，前面我已经说过了。再说，我也不愿意看到那些平时就爱鸡蛋里挑骨头的妒忌小人，抓住这个机会用污言秽语来破坏这几位小姐的名声。因此，我暂且按照每个人的性格，另取一个合适的名字，或者多少还算合适的名字，免得你们把讲故事的人搞混了。

第一个，年纪最大，我们不妨叫她潘碧尼娅，第二个叫菲娅梅塔，第三个叫斐洛美娜，第四个叫爱米莉娅，第五个叫劳蕊塔，第六个叫内菲莱，最后一个，我们完全有理由叫她艾丽莎。

并没有预先约定，这天大家不约而同来到教堂。她们围成一圈，坐在教堂的一角，默默祈祷一番，又长吁短叹一阵，接着便谈起了当前的种种情况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都沉默不语了，只听潘碧尼娅开口说道：

“亲爱的姐妹们，你们一定跟我一样，早就听说过了，一个人恰如其分地去做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时，是不会损害他人利益的。任何一个人，既然来到这世上，自然就会尽最大努力来维护自己的生命，这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，这种权利早已得到普遍的认可。因此，有的人为了自卫而杀了人，也

① 两个人都是古希腊名医。

② 希腊神话中医药之神。

没有招致非议。维护公众权益的法律尚且能够容忍这种行为，那么我们一个普通人，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，采取无损他人的措施，又有什么错，有什么过分呢？刚才我想到今天整个早晨我们如此愁眉不展，想到这些日子都是怎样熬过来的，再想想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话，心里突然明白了，你们想必也明白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呀。这一点也不奇怪，我感到奇怪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直觉，为什么不替自己想想办法，来摆脱这忧虑呢？

“依我看，我们继续留在这座城里，没有别的事，只不过数一数运来埋葬的尸体有多少具，听听教堂里所剩无几的修士是不是还按时唱圣歌罢了，再不就是拿我们这身丧服向每一个来这里的人展示我们天大的不幸。走出这个教堂，我们举目四望，只见满街抬的不是死尸就是病人，还有就是早已被法庭判处放逐的罪犯，这些人如今把法律当儿戏，大摇大摆在大街小巷游荡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执法的人不是死了，就是病得奄奄一息。我们在街头还能看到那些社会渣滓，他们自称‘掘墓人’，喝饱了我们的血，神气活现地骑着马到处乱闯，嘴里还唱着不三不四的小调，见什么嘲笑什么，再往我们的伤口上撒一把盐。我们的耳朵里每天听到的不是‘某某人死了’，就是‘某某人快不行了’。要是这城里还有人哭得动的话，那么我们一定要听到举城哀号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我家里的人全都死了，每次回家，只剩我和使女两人面面相觑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毛骨悚然，在家里无论坐也好，立也好，总觉得有许多阴魂出现在我眼前，他们的脸都不是从前那些亲切的面容了，表情变得那么可怕，真把我吓坏了。

“就因为这些原因，我不管在这座教堂里还是在外面的街上，或者呆在家里，总是心神不宁，尤其是看到像我们这样有几个钱，又有地方可去的人，似乎都跑光了，留在这里没走的只剩我们这几个人。我常听说，也亲眼看到过，那些留在城里没处可去的人，他们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成群结队，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都是一味地不问是非，不顾羞耻，只管尽情享乐，为所欲为。不仅是世俗的人们，就连隐居在修道院里的修士，也壮起了胆子，别人敢做的坏事，他们相信自己照样可以做，因此竟违背了誓言，打破了规矩，放纵自己，去追求肉欲。那些人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可以躲过这场灾祸，所以就变得荒淫无度了。

“如果是这样（实际情况显然就是这样），那我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还在等什么？我们还抱什么幻想？城里的其他人都知道替自己的健康着想，

我们为什么拖拖沓沓，无动于衷？别人的性命值钱，难道我们的性命就不值钱？是不是我们自以为生命力比别人强，所以什么灾祸也奈何不了我们？我们错了，我们是在自欺欺人。要是我们竟抱着这样的念头，那真是糊涂透顶！只要想想有多少年轻的男女在这一场可怕的瘟疫中送了命，就明白一切了。

“不论是出于犹豫还是由于疏懒，我们一直没有采取躲避的措施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。照我看来，多少人都走了，现在还有人在陆陆续续地离去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不如大家一起离开这个城市吧。不过，我们应该像逃避死神那样，躲开那种堕落生活的坏影响。我们每个人在乡间都有好几座别墅，我们就住到乡下去，过一种洁身自好的生活吧。在那里，我们可以由着自己的心意寻求快乐，但是并不越出理性的范围。

“在乡下，我们可以聆听百鸟啼啭，可以眺望青山绿野，那里麦浪起伏，万木葱茏，那里有更加湛蓝的天空——尽管上天对我们这样残忍，毕竟还是向我们展示了它那永恒的美丽，比我们这座空城好看多了。而且，乡间的空气也新鲜得多。在当前这种日子里，我们在乡下会抛却许多烦恼，平添不少生活乐趣。虽说乡村里的农民也像城里人那样一个个死去，但终究屋少人稀，不至于这样触目惊心。

“再说，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我们这一走，并没有抛弃什么人，相反，实实在在是别人早就把我们扔下不管了。你们看，我们的亲人不是死了，就是跑了，抛下我们孤零零地在这里受苦受难，好像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亲人似的。

“所以，要是我们走出这一步，并不会受到什么非难，要是不走，说不定反倒要忍受痛苦、忧虑，甚至丢了性命。所以我想，要是大家赞成的话，我们马上就吩咐各自的女仆收拾好生活必需品，跟着我们，逃出城去，今天在这家的别墅住住，明天再搬到那家的别墅去，在这天灾人祸的年代，尽可能活得快乐一些。我们不妨一直这样生活下去，只要不死，就一定能看到上天最后怎样来收拾这一场瘟疫。请各位记住，许多女人留在城里干伤风败俗的勾当，而我们堂堂正正地出走，相比之下，我们没有什么不光彩的。”

大家听了潘碧尼娅的这番议论，都非常赞赏她的主张，而且迫不及待地开始讨论起具体的细节来了，好像马上就要动身似的。不过，斐洛美娜一向行事谨慎，她说：

“姐妹们，潘碧尼娅刚才提的那些想法当然都非常有道理，可是我们也不

能头脑发热，说走就走呀。别忘了我们都是女人，就连小姑娘都懂得这个道理：几个女人凑在一起叽叽喳喳，肯定一事无成，必须有一个管得住她们的男人来拿主意才行。我们太浮躁，爱争吵，既多心，又胆小怕事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很担心，要是不另找一个主心骨，那么我们这伙人很快地就会闹得不欢而散，这样大家都很丢面子。依我看，我们还是先解决了这个问题，然后再动身吧。”

于是，艾丽莎说：

“的确，男人是女人的首领，没有男人的指挥，我们没有几件事能做得圆满。不过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男人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亲戚差不多全死了，没死的也早已分头结伴，各奔东西，下落不明了。他们和我们一样，也要逃避瘟疫。随便请几个陌生男人来参加吧，那又不太妥当，我们是为了健康的缘故要逃命，还应当妥善安排一切，免得为了寻求欢乐和安宁，反倒招来了烦恼和丑闻。”

这几位小姐正在议论的时候，有3个青年走进了教堂。他们都在25岁以上，正是热情如火的年龄，所以，尽管是大灾之年，他们已经痛失亲友，自己也是朝不保夕，可是他们心中那炽热的爱情之火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冷却，更不用说熄灭了。这3个人，一个名叫潘费罗，另一个叫斐洛斯特拉托，还有一个叫迪奥尼奥，个个谈吐文雅，举止迷人。他们是来找自己的心上人的。在这人心惶惶的年代，能与心上人见上一面，就是最大的安慰。事有凑巧，他们的情人都在这7位小姐中间，而其余几位小姐，至少也跟他们3个中的某一个亲近。

他们刚走进教堂，看见那几位小姐，她们也已经看到了他们，潘碧尼娅笑着说：

“天助我也！瞧，他们不就是来成全我们那个计划的吗？看这3个聪明懂事的青年，只要我们肯接收，他们一定乐意加入，既当我们的主人，又当我们的奴隶。”

内菲莱当即羞得满脸通红，因为她的情人正是这3个男子中的一个，她说：

“潘碧尼娅，看在天主面上，你说话可千万等想好了再说呀！我很明白，他们3个确实是再好不过的青年，相信他们肯定能胜任比这还要重大的任务。同样地，以他们的人品和教养，别说陪伴我们，就是陪伴比我们漂亮高贵得

多的小姐，也不会辱没他们。可是谁都知道，他们现在正爱着我们中间的几个人，我只怕，要是真的带上他们一起去，就算大家都是清清白白，马上就会有人指指点点，说三道四呢。”

斐洛美娜接着说：

“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我堂堂正正做人，问心无愧，随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好了，天主和真理自会保护我的名誉的。要是他们肯参加进来，那么正应了潘碧尼娅的话，这是天意助我们成行了！”

那几位小姐听她这么说，就不再反对了，大家一致赞成上前去招呼那3个青年，把这个打算说给他们听，并且问问他们是不是愿意陪她们一起住到乡下去。潘碧尼娅与其中一个男子沾点亲戚关系，她就不再多说什么，站起身来，向他们走过去。

那3个青年正站在那儿望着她们，潘碧尼娅满面春风地跟他们打了招呼，把整个计划简单向他们说明了一下，并且以她和所有姐妹的名义，请求他们本着兄弟般纯洁的友爱，陪她们一起去乡间隐居。

起先，那3个青年还以为她在开玩笑，后来看她这样郑重其事，立刻就满口答应了。于是，为了可以尽快出发，早日开始实行他们的计划，大家当场就商议好了要进行哪些必要的准备工作。

第二天，一切都准备就绪，他们要去的地方也已经派人去通知了。这天是礼拜三，天刚破晓，那7位小姐带着一些仆人，3个青年各带一个男仆，大家就一起离城出发了，仅仅走了两英里，就来到了预定的第一个落脚点。

这地方在一座小山上，离马路有相当距离。这里草木丛生，遍地青翠，满目葱茏，景色优美。山顶上筑有一座庄园，园内有一个漂亮的大庭院，有露天的走廊，还有客厅和卧室。整座庄园布局美观，大厅和房间也都装饰得十分雅致，墙上还挂着鲜艳可爱的图画。别墅座落草坪和美丽的花园中间，那里有清凉的泉水井。宅内的地窖里藏满上等美酒，不过这类东西是为酒徒准备的，对于这几位娴静端庄的大家闺秀却没什么用处。整座庄园里里外外都已经打扫干净，所有的床铺上被褥都折叠得整整齐齐，到处摆着鲜花，地板上铺撒了灯心草。他们到达之后，看见所有一切都已经布置停当，不免满心欢喜。

大家坐下来休息，3个青年中，迪奥尼奥是最机灵最可爱的一个，他首先开口道：

“各位小姐，我们大家今天能够来到这里，不是我们作的安排，而是多亏了你们的智慧。我不知道你们打算怎样排遣自己的愁绪，反正我刚才跟你们一起出城门的时候，已经把我的那份忧愁丢在城里了。所以，你们还是赶快拿定主意，跟我一起纵情欢笑歌唱吧，只要不失端庄就行，不然的话，就请你们放我回到那苦难的城里去，重新在愁云惨雾中生活吧。”

潘碧尼娅似乎也跟他一样，早已把哀愁抛到了脑后，她高兴地回答道：

“迪奥尼奥，你说得对极了，让我们尽量欢乐吧，因为我们从苦难中逃出来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。不过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今天我们这一群朋友能够相聚在这里，是因为我的倡议，我也很希望大家能保持快乐，所以，我建议推选出一个首领，这个首领应当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服从，他的职责是一心一意筹划大家如何快乐度日。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体验沉重的责任感和当权的乐趣，也免得没当上首领的人心里不服气，我想，我们最好轮流执政，让这份责任和荣誉每天落到一个人头上。第一个由大家推选，每天到了晚祷时分，就由当天的首领指定第二天的继任人。每个人在自己统治的那一天内，负责指定消遣的场所和方法。”

众人听了潘碧尼娅一席话，个个兴高采烈，异口同声推选她做第一天的女王。斐洛美娜轻快地奔到一株月桂树下，摘下几根纤细的枝条，编成了一顶漂亮的桂冠，因为她常听人说，桂叶意味着当之无愧的荣誉，做成花冠，戴在谁的头上，谁就有了巨大的荣耀。从现在开始，在他们中间，这顶桂冠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的象征，谁戴着它，谁就可以发号施令，其余的人都要服从。

潘碧尼娅做了女王，就命令大家安静下来。她又吩咐把小姐们带来的4个女仆以及3个青年的仆人统统唤来，待仆人们在她面前站定后，她说：

“在我们相处期间，大家既要过得逍遥自在，又要做到一切井井有条，不出差错，为此，今天我先立下一些规矩，以后你们还可以改进。现在我任命迪奥尼奥的仆人帕尔米诺做我的总管，照顾整个住宅的事务，并且掌管伙食。潘费罗的仆人西里斯科管理帐目，负责购物，听从总管的支配。这两个人各司其职，都无法照应自己的主人了，所以，斐洛斯特拉托的仆人廷达罗除了侍候主人外，还要兼顾迪奥尼奥和潘费罗两位先生卧室里的杂活。我的仆人米西娅和斐洛美娜的仆人丽奇丝卡到厨房里干活，总管定好的食谱，由她们两个负责烹调。劳蕊塔的基美拉和菲娅梅塔的斯特拉蒂莉亚则在小姐们的房

里侍候，另外还要打扫我们起居的场所。最后，还要吩咐一句话，大家都听好了，你们如果想要讨我们的欢心，那么不管你们去了哪里，也不管你们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回来以后，只许报喜，不许报忧。”

潘碧妮娅干脆利落地作了这些布置，大家一致称赞。吩咐完毕，她就轻快地站了起来，说：

“这里有的是花园、草坪和赏心悦目的地方，大家可以到处随便走走。不过，听到午前祷^①的钟声后，请你们都回到这里来，趁天气还凉快，大家一起吃早饭。”

这些快乐的年轻人，得到新任女王的许可，便离去了。几个青年陪伴着美丽的小姐们，在花园中信步漫游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一边哼着情歌，一边用各种树叶编织着可爱的花冠。到了女王所指定的时刻，大家就回到别墅里来，看到总管帕尔米诺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了。走进一楼的餐厅，他们看见桌子上已铺好雪白的台布，上面摆着银晃晃的玻璃酒杯，到处点缀着一簇簇金雀花。大家洗了手，遵照女王的命令，依总管排定的席次一一就座。美酒佳肴频频端上餐桌以后，3个仆人便一声不响，开始侍候大家用餐。看到一切安排得这样周到，餐厅又布置得这样优雅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于是席间只听得欢声笑语一片。

这些青年男女都会跳舞，有的还会弹琴，有的擅长唱歌。吃过饭，撤去了杯盘，女王便吩咐把乐器取来，命令迪奥尼奥弹诗琴，菲娅梅塔拉中提琴，于是两人合奏起一支轻柔的舞曲来。女王打发仆人们去吃饭，自己便跟两个青年和其余几位小姐一起跳起了慢步舞。舞罢，大家又唱起了轻快活泼的歌曲。

大家兴致勃勃，一直玩到女王认为应该午睡了，这才解散。3个青年回到自己的卧室，看到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房间里也像厅堂里那样，陈设着许多鲜花。小姐们的卧室在另一处，里面也是相同的布置。大家分头回房后，各自宽衣入睡。

午后祷的钟声敲过不久，女王首先起身，吩咐仆人去把其余的小姐和3个青年都一一唤醒，说是白天睡眠时间太长有碍健康。然后，大家一起来到

^① 天主教堂规定每天祈祷8次，分别称为早课、晨祷、午前祷、午祷、午后祷、晚祷、晚课和午夜祷，具体时间相当于每天的3、6、9、12、15、18、21、24点钟，按时鸣钟，民间以教堂的祈祷钟声定时刻，故祈祷钟声也成为贯穿本书的通用时间标准。